

北海文史

第六辑

渡海侦察记

范先琪口述张海涛整理

1949年12月4日，我四支队配合大军解放北海，当时我是四支二十四团三连指导员。经一天激战后，北海的残敌一窝蜂地逃往涠洲岛，合浦伪县政府也在其中。他们仗着海军之优势，炮艇日夜巡逻，封锁涠洲之外方圆五里的海面，严禁渔船出远海，并与海南岛之敌遥相呼应。我们没有海军，解放军多是内陆人，不习海战。为解放涠洲、北海军政委员会边征船，边进行海上练习兵。但涠洲到底有多少敌军和兵舰，布防如何，因当时涠洲没有地下党，敌人海上封锁很严，我们无法摸清。

1950年1月的一天，我接到军政委员会的电话，要我马上去。踏入军委会办公室，只见老一团政委唐才猷、三支司令员谢王岗、政委陈明刚、北海军政委员会主任谭俊四位首长都在场，我想一定又有重要任务了，心里有一种临战前的亢奋。果然，唐政委拍着我的肩头说：“小范，组织上决定派你渡海到涠洲去侦察敌情，任务很艰险，但十分重要，必须要完成，有信心吗？”我挺起胸膛说：“有！”接着，谢司令具体说明了这次侦察的任务：一、摸清敌舰、兵力和火力点的情况；二、对敌海军范参谋长进行策反工作。

原来，敌驻涠海军范参谋长是陈琪同志的姐夫叶庆波少时的同窗好友，不久前，两人在北海聚情，范流露出对国军大势已去的沮丧，何去何从，尚举旗不定，因此，这次我带上北海军政委员会给范参谋长的信，信上大意是：兹派我军政委员会代表范先琪同志前去谈判，希望范参谋长能识时务、辨大势，率舰起义，弃暗投明，回到人民的一边，我军既往不咎，欢迎一切投诚人员，并保证安全，立大功者受奖，云云。

接着，谢司令叫叶庆波进来对我说，这次由叶庆波带路，他在涠洲有不少熟人。叶走后，唐政委对我叮嘱说：“叶庆波是我们同志的亲戚，也是敌参谋长的同窗好友，对他要相信，也要注意，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，根据实际情况。

见机行事。”

几天后一个上弦月的夜晚，我和叶庆波化装成小贩在现在区船厂的地方上了一条渔船偷渡涠洲。

船一出冠头岭天气就变了，大海晃荡起来，风雨铺天盖地，船忽儿抛上浪尖，忽儿摔下波谷，晕得我翻肠倒胃，黄胆水吐了一身，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到涠洲，接近涠洲时，探照灯在海面乱射，并听到巡逻艇的马达声，好在夜黑浪大，船东避西躲，终于靠了岸。

我随着叶庆波超超趑趄地摸上岛，浑身象散了架，天黑路滑，山道崎岖，我一脚踏空，栽进了仙人掌丛中，扎得浑身是伤。叶庆波好不容易把我拉出来，着急地说：“快走，这里不能停留。”我咬着牙，挣扎着跟叶庆波跌跌撞撞地走了五里山路，进入一个村落，叶庆波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。户主叫谢仲谦，叶颇神气地对他说：“这位是大陆来的范同志，我们要在你这里住几天。”“同志”这个词使谢大吃一惊，我也一愣，叶很轻松地拍着我的肩头说：“不要紧，谢叔是我的心腹朋友。”谢赶紧关上门把我们让进屋，他显得紧张，但很热情。我发觉谢家是大户，不是穷苦人家。住下后才知道，谢仲是族老，村保长。我责备叶为什么不先告诉我。叶却不在乎地说：“放心吧。政治不可靠，我怎敢把你带来。”甚至得意地亮出驳壳枪向谢的家人炫耀，我也拿他没办法，只得暗存戒意。

第二天，叶庆波按我的吩咐去见了范参谋长，范同意与我见面。第三天中午叶庆波领我来到约会地点——南湾街饭店。踏进饭店，我的心“格登”跳了一下，只见里面有许多国民党官兵，简直就是个军人俱乐部，大概在这穷途末日之时都来这里遣愁消闷。一位军阶很高的军官独坐一张茶桌，叶庆波立刻上前与他握手寒暄。然后示意我过来向他介绍说：“这是我表弟，来做生意的。”军官瞟了我一眼，对女招待打了个招呼，在台上点着两个手指。女招待马上加了两位茶座，我坐下来，看着他，心想，这就是范参谋长了。我没有哼声，等他开口，如果他是范参谋长他应该知道我的身份和来意。可是坐了半天，他没有任何表示，只偶尔和叶闲聊几句，叶则不断和女招待打情骂俏，我感到不对头，叶是怎么搞的，居不是范变卦了？是不是我们中了圈套？我偷偷观察四周，紧张地思索着，又悄悄踩了踩叶的脚，叶却反把我的脚推开，似乎是叫我别急。

我又怎能不急呢？我在合浦小有名气，在这国民党官兵、特务进进出出的大庭广众之下端坐，如被认出，岂不危险！已经坐了两个钟头了，不管范有无诚意，我必须立刻离开，因此我借说小便走出了饭店，我观察四周，没有发现盯梢的，便满腹疑虑地蹲在不远处的大树下，抽着烟，盯着饭店的动静。好一会，叶和那位军官走出来，但在门口分手了。我问叶：“这个是吗？”叶说：“不是，不知为什么还不来。”我愕然了，考虑了一下，便叫叶去找范，查清原因。叶走不远便匆匆折回说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果然，一位海军军官匆匆而来。他见到我，显得很紧张，叶赶紧把我们领到附近一个客店的房间里，他便在门外放哨；范参谋长很不安地说：“真对不起，有一件公务耽搁，不能脱身，来迟了，请多多包涵。”我递上军政委员会给他的信。他看完则放到嘴里嚼烂才吐出来，迅速地处理了。我说明了我军的政策，希望他认清形势，弃暗投明。他没等我把话说完，则说：“这些我都明白，你就直说吧，要我怎么干？”我说，一、我们需要他们的电报密码；二、希望他能策反兵舰起义，回到大陆去。范显得很为难地说，他无法办到，电报密码是徐司令掌握，他很难下手；关于起义，虽说他是参谋长，掌握部分舰艇，但在这人心背离之时，他作为本地人并不被信任，每条船上徐司令都安排有心腹。如果我们不信任他，请等他三五天，他可以炸沉几条兵舰，带着二三十弟兄和家属返回大陆。我说：“不必这样匆忙，危险太大，请等时机成熟，我们相信你。”因为临来时，唐政委吩咐，对范不能抱太大希望，只要他有弃暗投明之意，不必强求，要继续做工作，等待时机成熟。我们交谈不到半个钟头，军号响了，范赶紧站起来说：“我不能再坐了，现在是开饭时间，回迟了容易引起注意。”我说明天是否可以再会面，他摇摇头：“白天见面太危险，晚上更不可能，贵方的意思我已明白，我如能做到，我会去做，范先生请留步吧。”说着便走出客店。

我打发叶庆波回去，便偷偷尾随范参谋长，宁愿冒险，不甘心这条线就这样断了。范察觉我跟着他，走走便停下，我也停下，就这样走走停停，将靠近敌西面军营处时，他不走了，显然在等我，他眼望别处，惶急地对我说：“再往前走一步就不行了，太危险了！”我说：“你说我是你表弟，你带我去吃顿饭。”他哭丧着脸求饶似的说：“啊呀，这里合浦人很多，扯起亲戚，很容易露马脚，

这样你危险我也危险。”我扫视了海湾的地形，海湾为一半圆形，舰艇进进出出，东西两端就象螃蟹的两个钳。我说：“好吧，你告诉我海军基地的情况。”他说：“基地分两处，就在海湾的东西两端，东面是徐司令管辖，这是西面归我管，我这边有四十多艘舰艇……啊呀，我得走了，再迟就不行了。”说着便快步而去。我默默地看着他的背影，心想，看来得靠我自己了。

涠洲街上，到处是国民党残兵，各种番号的都有，许多人把从大陆带来的东西沿街摆卖，卖军装的也有，乱哄哄的，第四天我在街上同一位士兵买了一套军装，打听了他的部队番号和长官姓名，便到甘蔗地换了装，装成一个国民党散兵，到各军事基地和火力点处溜达，与国民党散兵攀谈，通过两天的侦察，基本搞清了敌人的军事布置：东西两处海军基地共有八九十艘舰艇，小的多，火器多是小口径炮，有的船没炮，只有高机、重机、大兵舰只有三四艘，山岗、海滩各险要处共有四五十个碉堡、火力点，当其时的总兵力约二千多人。

第五晚，叶庆波不知到哪过夜了，这两天他没任务，乐得到处串门，我只得一个人睡下了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谢家的女儿去挑水，发现一群国民党兵突然来村里搜查，并直朝他家里奔去。她扔下水桶，跑回家，惶急地把我推醒，说：“国民党抓你来了，快走！”我急忙收拾好，她拉着我从后门溜出，穿过蕉林，跑到海边，上了她家的小船，她摇起橹，把我送出大海，上了一条渔船。船老大姓王，跟谢家女很熟，我给了他三百元西纸，请他送我回北海。他也看出我来路有点蹊跷，但没问什么便答应了。船开了，我挥手和谢家女告别，心中涌起一股热流，泪花湿润了眼眶。

回到北海，我立刻向军政委员会汇报。唐政委拍着我的肩膀说，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。我说，这次任务的完成应该感谢叶庆波和谢父女。

1950年3月6日，我大军渡海解放了涠洲岛。